

2001



7

政协武鸣县文史学习委员会

一九九三年十月

武鸣文史资料

武鸣文史资料第七辑

□————□

EA86/31
武鸣县第一批初级社的创办经过

.....陆建巧 (94)

地方文化教育

武鸣县职工工业业余文工团.....单稚琛 (106)

漫谈岭山堂.....杨启钿 (108)

解放前的武鸣文江剧院.....李国才 (118)

史迹杂记

解放前夕国民党武鸣当局采取的

反动军事措施及其失败.....莫瑞兴 (120)

武鸣县建置沿革表.....黄庆勋 (133)

日寇侵华时期的武鸣县维持会...曾汉钦 (154)
覃奇山

武鸣标营飞机场.....莫剑廷 (156)

许世友将军视察武鸣

罗茂柑

1979年仲夏的一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统帅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打出军威，打出国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许世友将军前来武鸣视察，我有幸去接待了他。至今已经间隔十多个年头了，但当时的所见所闻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许将军一下车，我就把他引进伊岭岩接待室，想让他先休息一会儿，但将军顾不上途中劳累，就要我汇报工作。他除了听取全县经济工作情况汇报外，还详细地询问了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武鸣县民兵支前参战情况，了解战后都做了些什么工作，使广大民兵能保持饱满的战斗热情，在经济建设中再立新功。我把武鸣县民兵在支前参战中的英勇表现和战后的评功表模，对伤残人员的安置，对阵亡将士的

善后工作一一作了汇报。他边听边点头，对于我们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强调战后的工作一定要做深做细，不留后遗症。他还勉励我说，当县委书记的一定要关心和支持民兵事业，做到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出好兵。

汇报结束后，我邀请将军去游览伊岭岩风景区。当我们爬上洞口时，将军目扫山下的山山水水，兴趣勃勃地提出并组织大家站好队，让摄影师照相留念，一连照了好几张。我猜他对照相可能很有癖好。当我们游洞结束在出口处，他又招呼大家说伊岭岩风光这么好，你们（指随行人员）不照个个人相留念，实在太可惜。于是随从人员又都照了个人像。一个严肃威武的将军在工作之余，对人的随和、对部下的关心真打动人，令人难忘。

将军的身体很健壮，走起路来精神抖擞。游伊岭岩洞到了爬云梯这段路时，我见这段路比较难走，认为将军年事已高，怕走不好会跌跤，因此想用手来扶他，可是他把手一拂，表示谢绝，还饶有趣味地对我说：“我自己能走，你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吗？”当时

我没有回答，但心想，本来早就听说将军出家于五台山，武艺高超，当然也就不把这段路放在眼里了，自己何必为此多虑呢？

游览伊岭岩风景区时将军十分认真，每到一景点都等到讲解员讲解完后才移步，他对伊岭岩的独特风光赞叹不止。当观看“红军爬雪山”这个景点时，他喃喃自语：“有点像，真有点像！”还招呼随从人员认真欣赏。当游到洞内“休息厅”时，我们在此稍作休息，他曾询问到伊岭岩这个风景区的发现和建设情况。我说，这个洞是新华社一位伊岭籍的记者根据当地群众的反映向自治区领导提出开发的意见的。自治区领导对此十分重视，韦国清、覃应机亲自到洞内勘察，从设计、施工到开放都亲自过问。将军听后点头称好，他说：“有远见。”临走时，再三嘱咐要把伊岭岩这个风景区进一步开发、保护、利用好。

杨静仁同志视察武鸣

罗茂柑

197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大庆活动期间，中央代表团副团长杨静仁同中央代表团团长韦国清一起来到武鸣视察，当时由王治民和我负责陪同代表团活动。

杨静仁等一行人来到武鸣县城后，我们在县接待室向代表团作了汇报。当汇报到农业机械化问题时，杨静仁同志询问武鸣的农业机械化是从什么入手的？王治民同志回答说是从解放妇女插秧时“面向黄泥背朝天”而搞的木制插秧机开始起步的，农业机械化这个工作已经搞了近二十个年头了。听后，他很高兴地说，农业机械化可以大大解放生产力，你们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发展路子走得对。当我们汇报到民族工作时，他详细地询问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成长状况，问到县委常委、县政府主要领

导成员以及公社一二把手少数民族干部的配备，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他对武鸣县认真落实民族干部政策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还说，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很重要的一条是大力培养提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另外他还强调要加强民族团结，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的团结。要求我们起模范带头作用。

在县城听取汇报后，随即驱车前往当时的双桥公社镇南大队视察。这个大队是全县实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仅有的两个大队中之一。到大队部后，由大队党支部书记王生隆向代表团汇报了该大队粮食生产高产稳产和种、养、加工等多种经营的大发展；农业机械化已经在灌溉、犁耙田、插秧、中耕、植保、脱粒、运输和加工等方面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对国家的贡献和社员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等等情况。杨静仁同志听后很高兴地说，你们大队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生产较好的典型例子之一，值得学习。随后他兴趣勃勃地参观了香蕉园，还询问了香蕉种植和管理要领。后来又到大队副业场和农机站视察，对大队的农机管理、

效率等方面作了了解。当时他对大队干部说，你们大队各项工作都搞得不错，今后要戒骄戒躁，更加努力去创造新成绩。他又嘱咐我们，要我们继续帮助提高镇南大队各方面的工作效率，还要我们把镇南的经验推广到全县各地去。

韦国清同志在梁同

李培茂

一九六四年九月至一九六五年五月，国清同志到武鸣县城厢区梁同公社（现在的城厢乡大同、大梁两个村公所）搞“四清”工作。初进村时，住在该公社第六生产队黄汉珠家。十多天后，搬至第七队黄健保家，一直到“四清”运动结束才离开，他在黄健保家住了九个月。当时，我随同他住在一起，作他壮话翻译，兼做些调查研究，凑些素材，供他工作参

考。在梁同期间，我见国清同志热爱毛主席，坚信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论联系实际，爱护干部，关心群众病苦，为人民的苦乐而呕心沥血，生活简朴，深入实际，白天工作、劳动，晚上看书至深夜。他那高尚的品德、高尚的情操，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他在梁同期间的工作生活情况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仍记忆犹新。

群众流多少汗，他身上也流多少汗

“四清”工作队进村之前，国清同志、贺亦然同志和工作队一起，制定了和人民群众联系的制度。国清同志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作密切联系群众的主要桥梁。那年，他虽已年过半百，但仍然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坚持每隔一天就随同社员一起，参加半天的集体生产劳动。他同农民一道播种、插秧、耘田、收割，一同种绿肥、修水利、植树造林、种果树等。他所到之处，群众都热呼地叫他“老韦！”“老韦！”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与劳动人

民心连心。一九六四年中秋节的明月夜，国清同志与房东黄健保聊天，从八月十五吃月饼的故事，谈到人生岁月消逝。黄健保说，时光过得真快，转眼我已五十三岁。国清同志笑着说，真巧，我也五十三了，我们是同年，同年就同心在梁同干社会主义建设。说得黄健保高兴地笑了。

国清同志在梁同开始参加劳动时，就是同社员到河边畚地里种大蒜。我们看他年纪大，不让他挑担子；他说空手走去不好，就帮大家扛沙耙。到地里后，社员有的打土碎土，有的犁耙起畦。他随大伙碎土、整边、放肥料。种大蒜技术要求比较高，泥土要碎细，基肥要施足，种子要放深放直，间隔要适当。国清同志没有种过大蒜，就虚心向农民请教，他坐在姆忠泰身边，学着她打洞、放种子。姆忠泰说：“老韦，种子要深放，种出来的大蒜白蒜杆才长，既好看，又好销；种子要放直，放歪了，种出来的蒜就弯曲象烟斗。”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国清同志为了把大蒜种子栽直、栽深，就用手去把泥抠成一个洞，然后放下种子，

堆上细土。由于地整得不太好，有些泥土打不细，往往碰上土块团，这样社员们用木条打好洞再放种子，而国清同志不懂，照样用手指慢慢抠，竟把指头抠破了皮。右手划破了，又换左手抠，给工作队员甘雪美发现了，才找一条棍子给他打洞，我们感到又难过，又不好意思。

一九六四年十月初，晚稻勾头了，生产队安排冬种绿肥：有苕子、也有紫云英。梁同过去没有种过绿肥，是“四清”工作队进村后与队干商量才推广的。国清同志交待，推广一项新的项目，要严格按技术规程去种，要争取成功。工作队中的农业技术人员，按照国清同志的吩咐，从季节要求、种子消毒、拌根瘤菌、放肥、开排水沟等一整套技术规程，都一一向生产队干部交待清楚。到田间播种的时候，国清同志和工作队员们都一起参加，他协同区农科院农业专家覃宝恒同志，亲手拌捞根瘤菌，然后脱掉鞋袜，光着脚下田去开排水沟。周禄同志先用铁铲把泥切割开，国清同志再用手把泥一团一团地捧上来，使稻田中间每隔两米，就有

一道十五公分宽，七、八公分深的排水沟。记得我们所驻的第七生产队的工作队，随社员种绿肥就搞了三个半天，国清同志全都参加了，而且干得很欢，与社员群众有说有笑。

一九六五年二月份，春节刚过不久，农村开始进入春种季节了。有一天下午，国清同志约贺亦然、邓维祚同志以及在他身边的几个工作队员，沿着公路两旁的山头走，看见从兰蒙背后一直到红岭、坛周一带的山坡都是光头的，而且许多地方还铲了草皮。回来后，他分别找工作队各片长、梁同公社几位主要领导干部研究，如何发动群众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经过研究，大家决定：第一，按照原来划分的耕作区范围，由原来经营的生产队负责种树；第二，发动学校师生参加；第三，请求驻武鸣的解放军支援；第四，公社组织林业队，由干部带领专门管护。这样，全公社二十个，生产队都动员起来，加上解放军支援，大干两个星期，就把四百五十多亩的荒山都种上松树苗。在植树造林当中，国清同志随同第七队的社员一起，带上工具，挑起树苗，上山种树。挖树

坑是一种强度比较大的劳动，我们有意地安排给他把树苗分发到坑，或者拿铲培土。但一到目的地，他就把房东小孩带去的锄头拿过去，挥动双臂刨土挖坑。我们见了，心里着急，千方百计要把他手中的锄头换下来，他也很了解我们的用意，把我们支走，就继续挖土不止。不巧，突然下了一场雨，队长黄光泰说：“老韦，天下雨了，咱们先收工回去，日后再来种。”国清同志说：“天下雨是植树造林最好的时机，土软好挖坑，又不用挑水淋浇，过去不是喊大雨大干嘛！继续加油干吧。”在他的带动下，社员们劲头更足，个个奋力大干。这时，我们趁他去拿草帽的时候，才把他手中的锄头换上沙耙，让他盖土。交换工具时，发现他右手掌起了血泡，黄仁升同志劝道：“先休息一下吧”，他不从。姆庆余说：“我们天天劳动，今天也觉得累了。老韦不经常劳动，也跟我们一样出力，满身泥汗，这样好的同志，打着灯笼找也找不到啊！”

群众吃多苦，他也能吃多苦

一九六四年九月开始搞“四清”的时候，武鸣县的农村刚刚渡过因自然灾害和工作失误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干部群众生活仍然是艰苦的。国清同志的房东黄健保是位勤劳俭朴的老实贫农。他们一家，只有夫妇两人劳动，却养育七个小孩，老大刚初中毕业，老七刚个把月，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国清同志在他家同住，同吃，同劳动九个月，几乎都是玉米粥当餐，只有到过节，才煮一餐米饭。东家有个菜园，种有很多青菜，但一家九口人，小孩又读书，费用比较大，所以，种的好青菜，都拿上街卖作小孩笔墨纸张的费用。家里吃的是秋天红薯叶、冬天芥菜、春天牛皮菜，加上油盐。虽然生活苦些，但国清同志能够适应自如，他和贫下中农一道，艰苦地渡过生活困难时期。后来东家知道国清同志的身份，流露出“对不住”的意思。国清同志就乘晚饭后空闲时间同他家人座谈，健保夫妇及老大、老二都在一起，先从生产队收益分配谈起，说到勤俭持家、生活

安排。黄健保说，生产队分给的口粮，老小平均每人五百斤，但养鸡养鸭的饲料也在内，有时缺油盐钱，也拿去卖一点，生活蛮紧。国清同志说：“你们家人口多，生活困难一点，我们工作队是专门挑老实农民家住的。我们都是农家子弟出来的，不怕苦，吃得苦，你们放心。我们四人交的伙食费要节约起来，可买油盐，也可买小孩读书的笔墨。”东家听后感动得流了眼泪。

在农村生活艰苦，又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我们怕把他饿坏了，曾偷偷买些饼干给他。可他见到饼干后，批评了我们，还把买来的东西，同东家全家分吃了，以后我们再也不敢给买了。他还教育、鼓励我们，困难时期没有完全过去，国家有困难，群众生活有困难，我们国家干部、我们的党员，要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只有同甘苦，才能共命运。我说的共命运，就是干部群众团结一致，积极工作，发展生产，改变农村面貌。

国清同志简朴廉洁，每次从梁同回到县里开会，从不开小灶，都是到食堂去，与县委

干部职工排队吃份饭，机关干部们看在眼里，铭记在心，都说国清同志最体察民情，了解民意，与基层干部心连心。

“梁同要办电，解放劳动力”

“四清”初期梁同公社没有电，群众靠油灯照明，碾米、打粉，或靠人力舂，或去县大米厂加工。于生产、生活都极不方便。一九六四年国庆节过后的一天下午，社员们都按队长的安排，下田去播绿肥种子，唯独我们房东黄锡锯母亲没去。到下午五点多钟我们收工回来，见她也挑一担白米进家。国清同志感到奇怪，就问道，去买米吗？家里没有粮啦？东家解释道：“不是的，老韦，我去碾米的，本来大米厂就在眼前。但每逢天下雨，香山河水涨，只好绕过县城，拐了几里路才到大米厂。碾米的人又多，排长队，碾一担谷子，等了一个下午。我们家人口多，几天就去一次，太费时、浪工了。”国清同志听了，连连点头称是。他又问黄健保，全梁同公社都是这样的